



孔
氏
雜
說

15
1210



15
1210



(2)



陳眉公訂正孔氏雜說卷之一

宋 臨江孔平仲毅父撰

鄞縣方 陞南仲

明

橋李王體國緯章

校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
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
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
唐郭子儀辛京果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

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宇文審
李嗣業皆以名爲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了楨之王允之子晞之晞
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三世
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
顏悅之子愷之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
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

鄭泰皆改作太李翱父名楚金故其所爲文
皆以今爲茲韓愈爲李賀作諱辨持言在不
言微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
植之子也奏議武帝云榦植不強不諱植字
三國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
云功以權成是斥孫名也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著是也
北狄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於

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戛擊鳴球
載於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三典亦可謂之
唐書吳陸抗傳靖譖庸違唐書攸戒是也韶
可以爲禹樂史記禹典九韶之樂是也三王
亦得稱帝史記夏紀樂是也獻俘不獨人
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
也俘不止於自乞也與人亦可稱俘前漢廣
川王越傳盡取善繒句諸宮人注句遺也賄

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爲賄書賄肅慎之命是
也診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爲診後漢王喬
傳尚方診視鳥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
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
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
亭以城市邑千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
之薦伯夷傳七士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
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嵇康皆號臥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註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汝南平輿音預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珙與兄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陰輿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於君德

矣

父命得爲敕後漢樊重焚卷諸子從敕是也叔可稱大人踈受對踈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稱大人前漢淮陽憲王傳云王過大人亦解後漢范滂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滅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脩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亦可稱萬歲馬援傳援醢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

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閑居賦
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巖通謂之殿前
漢霍光傳鳴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
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
奏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
之朝司馬相如傳臨邛今日往朝相如是也
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象成是也人
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拱嘯詠謝鯤言端拱

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 閭山濤傳武帝詔云
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 人臣得稱聖君賢君
晉曹摅一縣號曰聖君 薛宣傳屬縣各得賢
君是也

大禹之後二世已失邦矣 故太康 周公之後五

世已殺君矣 伯禽孝公 湯公 幽公 弟 貢 殺 幽 公 自 立 成湯既沒

則有大甲周家四世昭王五世穆王漢高祖
一傳而有呂后唐太宗一傳而有則天自古

孫曰... 卷一
五
未有如本朝七聖相承而天下太平國家無事也

前漢循吏傳云宣帝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退夫五日一聽政前史以爲美談今朝廷每日御殿日幾曷乃罷可謂勤勞過於昔人矣唐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

皆用隻日

漢高嫚而侮人罵詈諸侯如罵奴耳見魏豹傳此豹所以叛漢也又張耳傳張敖爲趙王高祖過趙趙王日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塔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乃有栢人之謀夫高祖固英主然好罵害事如此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爲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爲之感悟可謂

大度之主也

高祖時彭越無顯罪而醢之與紂脯鄂侯何異
鄭當時傳高祖既得天下令諸故項籍臣皆
名籍拜爲大夫當時之先鄭君者獨不奉詔
乃逐鄭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楊子雲稱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
陵不墳德則如此矣至如從代有天下封宋
昌爲壯武侯吾竊小之以爲有天下者天命

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觀齊王傳朱虛侯章親
斬呂產而東牟侯興居入清帝宮帝追恨二
人嘗欲立齊王乃黜其功割齊二郡王之二
人自以矢職奪功章先死興居遂反夫以昌
嘗勸而封之章與居嘗欲不立我而黜之帝
不弘矣至於露臺惜十家之產身衣曳綈所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嘗賜鄧通鉅萬又賜
銅山使得鑄錢亦未得純爲恭儉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並海上北至碣石
石廵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于甘泉
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宣元
父子也時代相接不應災祥如此陡變亦各
繫其好尚如何耳吾嘗疑宣帝時鳳凰等不
應如此之多但有一瑞卽形之詔令大者肆
赦小者猶賜爵牛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

澤而爲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漢光武之世三公多見罪黜侯霸爲司徒薦閻
楊以素有譏議帝疑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云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
行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爲大司空帝
銜之免後因司徒馮勤燕見乃言浮以戒之
以爲死生吉凶未可知見勤傳韓歆爲大司
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

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自
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歛戴涉相
代為大司徒皆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
相位矣 見侯霸傳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

朴牽曳羣臣莫敢正言申屠剛諫不納 見申屠

傳以封丘城門小欲達侍御史 見虞延傳王梁孫

咸以讖為三公 見方術傳桓譚鄭與皆以不為讖

廢之終身 見本傳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

亟以譖言單辭轉易守長 見循吏傳左雄言九卿

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韋彪

於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後多以苛刻

為忠陳寵亦於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

密遂除鉗鎖諸慘酷之科 各見本傳

唐太宗性急其召馬周於常何家未至問遣使
者四輩敦促以此見其性之急也 太宗自

以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已若故輕天下士

見虞世南傳自謂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見張行

為立太子投床取佩乃自向見長孫無忌傳刑坐入

者無辜坐出者有罪見劉德威傳唐失馭臣之術

矣代宗之於元載縱之至於已甚乃赫然發

怒加以大戮妻子併死又發其祖父冢剖棺

刑屍若能馭之於初豈至是歟

按張鎬傳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

諷喚聞外鎬以為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

唐室下哀撥亂之主願只如此爾

漢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

長孫無忌可觀其量矣

唐太宗本紀太宗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為

碑銘以紀功德吾以此見太宗所存之淺也

憲宗欲從中官吐突承璀之言於安國寺立

聖政碑李絳深陳其不可憲宗從之楊瑒在

子以察言卷一
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揚曰事益於人書名
史氏足矣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隋秦
王俊卒王府僚佐請立碑文皇亦曰欲求名
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
徒與人作鎖石耳

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唐時風俗尚不美矣
張加貞傳姜皎爲祕書監至於杖死張九齡
傳周子諒爲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

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
已上繫劾六品已下杖然後奏玄宗時監察
御史蔣擬坐法朝決於朝堂張廷珪執奏御
史有譴當殺之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漢亦輕殺人矣有秦之遺風主父偃以受諸侯
金劫齊王自殺武帝始欲勿誅而公孫弘爭
之遂偃秩夫始則以爲不誅至於誅也止其
身可也而遽滅之是漢之習於輕殺人也

杜周傳周爲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千有餘萬此武帝時也唐舊史萬國俊傳新書則天時則天時國俊往廣州投流人一殺三百人則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肅政臺御史仍遣五使分詣諸道鞠流人所遣之人見國俊盛行殘戮得加榮貴乃競以殺人爲事唯恐後之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人不殺狄

仁傑而容蘓安伯此見武后之矯情能忍也舊史張易之傳朱敬則之諫大爲醜訐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於戮害諸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鷙亦無比焉

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之時矣然傳變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拆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雖權貴惡之不過爲漢陽太守耳

光武時尚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爲侍御史遷尚書令以直諫失旨出爲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尚書令甚重鄧壽自興州刺史三遷尚書令帝擢爲京兆尹乃其證也

唐重內官見倪若水傳玄帝時天下又平朝廷尊榮雖自公官擢爲方面皆自謂下遷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卿餞于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爲騶僕至德宗時刺史月

俸至于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師祿薄自鎮方入八座至謂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很降之晚崔祐甫爲吏部員外郎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僚有忤意者薦郎官當遷閣臺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爲外大重內大輕

東漢之定民籍頗若勞擾今之造戶口簿却不如此也按後漢江革傳每至歲時縣當按比

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注云按驗以此之猶今貌閔也夫人而閔之至於婦人之老者皆行則勞擾可知矣

漢時婦人封侯蕭何夫人同封鄴侯樊噲妻呂預封臨光侯是也晉時婦人有謚虞譚母卒謚曰定相溫母卒謚曰敬是也婦人有稱卿之例山濤謂妻曰我後作三公但不知卿堪

公夫人否楊素婦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作皇后是也按晉令陞朝官皆封妻爲縣君不甚以爲貴以其多也按晉外戚傳杜乂妻裴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貴封高安鄉君孝武追崇爲廣德縣君晉時縣之貴如此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議之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爲

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虧曰辟士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初書唐璿傳永淳中突厥圍豐州崔智辯戰元朝廷議棄豐州保靈夏休璟上疏爭之以為

豐州控河邊寇號為襟帶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漢以來常郡縣之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始以靈夏為邊唐乃募大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之地復為賊有矣高宗言至於今日靈夏又在虜中舉此觀之中國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即位一年則為棺至漢預造陵晉索綝傳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

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長久茂陵不能容物烏而文帝又自作廟矣所謂顧成廟德陽宮之類是也古之天子七月而葬漢則異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武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於一百五日而巳文帝後七年五月巳亥崩於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是崩後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卽

位是文帝崩後九日葬後三日太子方卽位又何緩也

今之興師討虜之費疑不若漢之多也按前史賈捐之傳伐羗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後漢段熲傳熲上言云永初中諸羗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熲又因討羗上言云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

今通基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
又按本傳頽後平羗費四十四億也今之與
夷狄最多者歲纔百萬爾亦不若漢之多也
按後漢袁安傳竇熲塞北地空欲立降人爲
北單于而安上封事爭之云且漢故事供給
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
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
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楊僕傳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漢以伐
羗之師在外乃爲之不置酒其卹士卒仁心
如此梁異傳桓帝誅異收其財貨以克王府
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貧民
夫桓帝季末中才之主也尚能以民爲心如
此

唐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玄帝自擇刺史十一
人承叔集古目錄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

孫氏家言卷一
人賜以丁寧之戒守令之官天子自擇其愛民也如此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狹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既罷則解之故三公章上卽綬也按後漢張奐傳云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卽印艾卽綠綬也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潭

母賜金章紫綬是也

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獻帝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伍錢則唐明皇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時米斗三十緡魯靈守南陽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它過自高祖爲沛公時嬰爲大僕又事惠帝呂后迄

文帝時只爲大僕揚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
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漢時俸錢少而米多貢禹拜諫議大夫秩八百
石俸錢月九斗式百人拜光祿大夫秩二千
石俸錢月萬二千蓋寬饒爲司隸校尉俸錢
月數千外戚傳注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
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
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舉成數爾真二千

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
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
而臘日所賜甚厚封侯之人甚豐何敞傳注
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
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五十萬卿十萬
校尉五萬尚書二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
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
以爲祀門戶直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

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匡
衡傳衡封樂安鄉爲樂安侯卿本田提封三
千一百頃衡又益四百頃收其租穀何其多
也百官公卿來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
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
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
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
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

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
十斛比三百石者^者十七斛二百石者二十斛
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光
武卽位二十六年正月詔有司增百官俸注
云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
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
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
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

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
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三百石月三
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
斛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九詣受俸錢穀
各半兩京之俸大畧相同但西京千石月九
十斛東京減爲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
斛東京減爲五十五斛西京爲多東京爲少
而范曄云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

無留獄滯事平

唐時掌選陞黜百官高下由手盧承慶典選校
百官考有坐渭運溺舟者承慶考中下以示
之其人不愠承慶曰非人力可救考中上
人亦不喜也承慶曰寵辱不驚乃考中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無定制也
按史記衛霍傳如蘓建爲平陵侯衛伉爲宜
春侯此用地名也天子曰嫫姚校尉去病比

再冠軍封爲冠軍侯趙破奴再從驃騎將軍
封爲從驃侯此用功名也漢書張騫爲博望
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光封博陸侯注云博大
也陸平也取其嘉名無此縣也後漢彭城王
始賜號靈壽王此用美名也

漢將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
武帝方事夷狄而繫羌越下式上書願父子
往死之帝侯下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

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
羌者故於宗廟之嘗酎時使少府省諸侯所
獻之金斤兩少而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焉
蓋緣諸侯之不應從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
故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
夫

漢時凡有戍後調民爲之賈誼傳淮南越兩諸
侯而縣屬於漢甚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

悉而補中道衣蔽錢用諸費稱此魏相為河南太守徵下有司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霍光自言願復留一年以贖太守罪注云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者若今之衛十更番分守諸司也

孔氏雜說卷之一終

陳眉公訂正孔氏雜說卷之二

宋 臨江孔平仲毅父 撰

明 樵李 王體元長穀 校
沈元亮朗生

東漢縣令皆自署主簿往往用其土人如王渙為考城令而署仇覽為主簿是也亦操殺伐如張升以郡紀綱守外黃令論殺賊吏是也今律計贓云一尺以上在漢則以金計之匡衡

薛宣傳所謂十金是也刑法志文帝以笞五百代斬左趾以笞三百代剕刑然笞人多死景帝元年減五百作三百三百作二百猶尚不全中六年又減三百作二百二百作一百又定箠令以竹爲之長五尺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節先是箠人之背至此著令笞其臀又不得更一人笞者方全至今遺

漢士志操亦有後人不可及者公孫弘非賢者也暮年爲三公武帝東至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主父偃小人也游學四十餘年見斥於諸侯最後獻書閣下而首諫伐匈奴以武帝好大喜功銳意於武事而二人者乃正論如此比之希旨求合苟患失之者不可同日語也

東漢之士風節最高宦者朱瑁方有寵而郎中審忠請加夷族以答災異張讓方用事而郎

中張鈞請斬十常侍以消寇賊以桓帝之庸昏五邪之暴橫而韓演爲司隸奏左悺罪惡悺自殺又奏且瑗几恭賊罪瑗上印綬詔貶爲都卿侯卒于家

前漢平常作相以冬未封侯至春元帝召侯之當以病不受後漢張湛帝強起爲大司徒湛至朝堂遺失漉便自陳病篤遂罷之晉蔡謨遷司徒曰我若作司徒將爲後世所哂雖得

罪放廢終不肯拜也鄭袤遷司空天子臨軒遣使就第表辭讓至于十數云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訖不受命觀四人者豈肯若元稹交結中官大爲岐路以經營宰相者乎

東漢韋豹字李明司徒劉愷云當選御史令豹宿留豹曰選薦之私非所敢當乃跣而走唐韋澳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其兄溫

孫氏系譜卷二
三
令澳謁已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
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此人者必
不肯干進求舉矣

唐太宗寵巢王妃生曹王明欲立為后賴魏鄭
公諫而止是妻弟婦也武后乃太宗才人也
而高宗立以為后所謂昭吾君於聚麀也楊
妃先嫁壽王而玄宗召納禁中為壽王別聘
韋詔訓女此與新臺之惡何異焉

五代史晋安重榮傳曰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以
至於敗方重榮之叛於成德軍也鎮之牙署
堂前有揭幡竿長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
日張弓發矢仰竿杪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
若必有天命則當一發而中果中左右即時
拜賀後終於斬首漆顛焉重榮視累朝自節
鎮遠升大位每謂
人曰天子兵強馬壯
者當為之宰有種耳又漢李守貞叛於蘄州
嘗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曰

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一發中之左右

拜賀守貞亦自負焉終於舉家蹈火王師於

煙中獲其尸斷首函之

守貞又欲作砲石無砲竿子無向上游汎

一筏至其木悉可為竿子以為神助焉

南史張敬兒自叙夢云

未貴時夢居村中杜樹欲高數千丈及在雍

州又夢杜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

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執如

火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髀熱君得本州

建元中夢半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

敬兒有異志終為齊武帝所執伏誅此皆五

代史所謂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也

祥瑞之不可憑也止以唐事驗之肅宗上元二

年二月月蝕七月癸未日蝕既大星皆見而

甲辰近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

製玉靈芝詩又霖雨累月京師墻宇多懷泚

魚道中是歲玄宗肅宗俱崩則玉芝者不足

爲瑞矣代宗卽位八日庚午夜西北有赤光
亘天紫微漸移東北瀰漫半天而九月甲午
華州至陝西黃河清澈二百餘里是歲吐蕃
犯京師大駕幸陝則河清者不足爲瑞矣永
泰二年自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而丁未日
重輪其夕月重輪也七月洛水汎溢人頗被
害而大廟二室芝草生十一月獲赤兔十二
月慧星見則日月輪重芝草赤兔又不足爲

瑞矣夫一歲之中災祥並出以爲祥瑞與則
安得有災故吾以祥瑞不可憑也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萇傳庾燮家富於財食
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
方伯及魏尅江陵燮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
督褚蘿面甚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出家
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未建平善相鍾

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
 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史氏
 以為蹉跌故吾以為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
 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
 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
 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
 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而季詡終於左
 補闕使徐陵天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

遂以為風鑿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鑿之不可
 憑也

左傳昭公四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梓慎曰將
 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是歲果旱管輅傳徐季
 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有
 十三種物遂一名之惟以梳為枇爾以梓
 慎之知天而以旱為水以管輅之善射而以
 梳為枇世間悠悠之說皆不足信爾

孫氏家言卷二
陰陽之說似可信又不足憑按後唐李克用討
幽州占云不利深入克用不從果爲燕師所
敗此可信也莊宗之入汴司天監云歲時不
利深入必無成功莊宗不從乃自此有天下
此不足憑也

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謂青囊書是也今
之俗師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禍
其說甚嚴以爲百事纖悉莫不由此按本傳

璞母卒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
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
十里皆爲桑田木某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
敦舉兵璞忤敦意收璞詣南岡斬之使吉凶
壽夭信皆由墓則璞所擇地宜有可以自免
者矣得非固有定數而不可移耶璞猶如此
則俗師之說不足信也范曄郭躬傳後云吳
雄不問葬地而三世廷尉趙興不恤忌諱而

三葉司隸陳伯敬動則忌禁而終於被殺此說亦可以破流俗之拘攣矣

昔人不以白為嫌郭林宗遇雨中一角墊注云今國子同生服帽呂洽功以白紗為之晉謝萬着白綸中山簡着白接離皆不嫌白也今之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類置柩中至用楮帶木笏王濛死劉惔以屏把塵尾置棺中昔人未有此禁忌耳

劉焉傳有張陵者謂之米賊即今俗謂張天師也真誥有張生白亦是也本傳注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末道法亦畧同為人禱病為書三通一上之天着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三官貞誥有被考於三官者是也注云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已

鬼神之於人但侮其當死者耳以正禦之亦無

如人何南史蕭惠明傳吳興郡界卞山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惟孔靖字季恭居之無害惠明爲太守謂紀綱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傳云吳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逐於郡廳事安牀幕

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爲太守着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高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

張湯酷吏也其子曰賀曰安世賀輔導宣帝有陰德而無後安世援立宣帝封富平侯安世生延壽延壽生勃勃生臨臨生故皆襲侯封張氏

之盛所謂金張也更王莽之亂猶不失爵放生純光武時爲大司空杜周亦酷吏也其子延年爲御史大夫其後生畿爲魏列侯畿生恕爲幽州刺史恕生預乃杜征南也丙言活皇孫一傳至顯以贓奪爵後漢南蠻傳李固活四萬人南征但擇太守任州郡南方自早所全活不可勝計而身受戮二子被害一子僅免范曄亦云史弼活平原之黨千餘人而

其後不大晉之羊祜魏舒唐之戴胄崔祐甫最善人而無子北史楊播家世純厚播弟椿椿弟偉昆季相事如父子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人無間言椿歸華陰偉右洛朱世隆將害椿家誣以爲逆東西兩處無少長皆被害籍沒其家焉

晉王坦之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裴頠以王衍之敝著崇有論江惇以放達不羈者道之所

孫氏雜說卷二
十一
棄也著通道崇檢論虞預以阮籍裸袒比之
晉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
之時而范甯亦以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
桀紂云一時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
小迷衆之愆大也桓溫北伐囑望中原曰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
其責而衍爲石勒所害亦自言吾曹向若不
祖尚玄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近

世士大夫往往尊向釋氏有持經拜僧者視
此亦可戒矣

佛果何如哉以捨身爲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
不免爭居之禍以莊嚴爲功則晉之王恭脩
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於倪唐以持誦爲
獲報則周嵩精於事佛王敦害之臨川猶於
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佛出於西胡
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晉之諸

子曰齊言卷二
君子甚好於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
多晉人文章也謝靈運繙經臺今尚存焉唐
傅奕謂佛入中國熾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
飾之姚玄宗治令其說亦甚詳霍去病傳破
匈奴獲俗屠祭金天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
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
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政賜姓金氏卽
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

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宣平其盛也有天
助焉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爲佛於是遣
使天竺國圖其形像光武子楚王英始信其
術爲浮屠齋戒祭祀詔還贖繚以助伊蒲塞
之盛僕注伊蒲塞卽優婆塞也陶謙傳羊融
羊側格反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裕佛設飯前
漢西域傳塞王南君窺窟塞種分散往往爲
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

種

塞先
得反

捐毒卽身毒天竺也後漢裴楷傳注

浮屠卽佛化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按後漢西城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袒肩赤足此卑濕暑熱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唐房玄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

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家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幾王義

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余以爲史之失自
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傳載題驢謝馬事乃
知晉史冗記有自來矣晉張輔云司馬遷叙
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
八十萬言故謂固不如遷自昔史氏所書兩
入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
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爲文煩
矣吾觀魏志管寧注胡昭脫晉宣帝於死而

口終不言以爲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記慕容
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
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爲長大
息也晉書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欲效太史公
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
讀而覺之爲可笑也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
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

霍光之監王音之直於前漢五行志見之唐張

仲方駁李吉甫本傳雖不見字迹觀鄭綱傳
李絳之言亦可見其側媚之一端也

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因以其進銳
者其退速爲出於老子杜甫以東方朔割肉
爲社日皆援引之誤也前漢叙傳述武紀外
博四荒按書外薄四海則傳爲誤矣魏高堂
隆傳隆潛諫太子猶之未遠是用大簡按詩
是用大諫則簡爲誤矣後漢懷挾字都作協

如方術傳云懷協道藝是也胡廣傳議者糾
異合作駁字朱浮傳保有生人合作佑字王
充傳乳藥求死合作茹字

吳雄之葬巫醫皆言滅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
醫何預葬事謂之墓師何也

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言臣父寵前忝司空忝
豈可施於父乎此范氏不擇之罪韓信等上
高帝尊號曰大王陛下而不擇臣陳平周勃

請文帝卽天子位稱臣而曰大王足下此皆言之不順也

霍光以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死謬刑也杜延年以吏民上書言使宜有異者或抵其罪濫罰也杜延年身不犯法而魏相致之於罪忤心也蕭望之以韓延壽聲名出已而殺之其後乃自殺陰禍也

觀魏文帝紀注細字数板自許芝說符瑞漢帝

遜大位曹丕上章下令虛辭飾說往來紛紛三尺童子猶知其詐况欲欺天下後世乎當是時御史中丞司馬懿已在勸進之列也

觀李愬傳平蔡之功奇偉如此其得李祐雖待以赤心無疑然固亦捐死以徼倖也而平淮西碑乃抑與諸將等欲裴度專美儒者見偏而言不公如此以退之之賢不免此蔽也

孝惠紀注引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乃知漢

金之賤也。今金兩有直萬者，則漢金一斤如
今一兩價矣。高祖善家，今之言賜金五百斤，
罷醫不使之治疾，賜金五千斤，使陳平爲反
間，捐金四萬斤，使其價不賤，安得如是之多
哉。唐時金必貴，太宗以千志寧、孔穎達能諫，
太子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沈存中云：古之
一斤，今四兩餘也。然則一兩之直亦二千五
百也。

惠帝時十五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農民租稅
之半。十三年遂除田之租稅，漢之裕於財可
見矣。

武帝大搜一爲搜踰侈，一爲搜姦人。征和元年
之搜，閉城門凡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
死。武帝之舉措暴虐如此，當時在廷無一人
諫者，信乎國之空虛也。

庾信馬射賦序：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

子比祭記卷二
一色此乃王勃之所祖述庾信文盛墓銘云
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劔白猿遂得風
雲之志此乃杜牧之所模放也

荀子禮論云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
士大夫釋者云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大
夫士皆得祭門及行也別本史記道或作啗
司馬貞注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
立社也楊倞注荀子辨之二云當是道誤爲啗

傳寫又誤以啗爲啗耳道變而爲啗啗變而
爲啗今史記直作函字音含矣一字而四變
也義訓隨而不同則六經中如此者想不可
勝計也故嘗謂學者當闕疑而不可字字求
解也

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左
傳丙之辰龍尾狀辰均服振取號之旂鶉之
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旂字從

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畿聲相近
故後人相承呼之訛矣論語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按漢書薛宣傳作焉可憮也釋者訓憮
爲同義亦似直不知孰是魏高貴卿公三老
五更注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
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女傍
叟今亦爲更以此驗之應爲叟也指蹤青作
縱非也周禮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跡知命

獸是亦蹤跡之義爾

杜子春天資刻薄人也吾以爲不如鄭玄之寬
厚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調子春釋云調
當爲糾謂糾其惡玄則不然只讀如本字云
調謂禮物不備相給是也

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也
新唐史元載贊以爲刑劓廣韻劓音屋又音
握鄭玄周禮注劓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

旬師氏

察事爲廉其義亦經而易曉漢高帝紀詔云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注師古曰廉察也字本作黏其音同耳楊彪傳曹操使人廉之華佗傳曹操大怒使人廉之注皆曰察也

陳平封曲逆侯漢書無別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及逆音遇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落今世俗多作流落據出處合作留字新唐史好用叵字魏晉間已用之矣魏呂布傳布指劉備曰是兒最叵信者晉書一大吠形群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見張耳傳注朝請音才性及非請說之請也見成帝紀注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
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煇它官友一名執嘉
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
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
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注施
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

陳中故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
隱居脩道夏號黃公陶潛作聖賢羣輔錄云
出皇甫謐高士傳揚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
出蜀秦宓傳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尊出前
史王貢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揚字伯樂秦
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
子音計然危蓋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
研或曰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宣出魏

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子疏伯夷弟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出皇清高士軒魁然西歷李中丞徐公出
劉岳前黃公國替中聖賢公出
中勉熱園公夏黃公投筆各瀛宇心區齊人

陳眉公訂正孔氏維說卷之三

宋 臨江孔平仲毅父 撰

明 繡水 方成位象坤 校
沈德先天生

孔子為文宣王隋長孫覽祖雍為大師亦謂之
文宣王唐蘓珣白居易韋淦章叔夏馬懷素
褚無量劉子玄劉知柔盧從愿權德輿三超
令狐楚崔融皆謚文惟韓退之為韓文公獨

顯焉李翔爲李文公又次之父子有同謚者
唐丘和父子同謚曰襄韋肇三世同謚曰貞
兄弟有同謚者唐劉子玄兄弟同謚曰文晉
王道謚文成與張良同本朝范希文謚文正
與唐崔祐甫同立本牛僧儒同歐陽永叔謚
文忠與唐韓休裴度顏真卿石晉盧質同徐
禧謚忠懋與唐武元衡同疾太子非美謚也
而宣帝以加其祖吾以爲太子之死與幽厲

之惡有間固可以遷就而爲之隱孟子以爲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與夫自謚者異矣
賀姓本慶氏漢安帝父諱慶賀純改焉見晉賀
循傳束姓本疎氏漢二疎之後也王莽之末
疎孟達避難乃去疎之疋烏見束誓傳馬姓
出於趙氏晉趙奢破秦軍號馬服君子孫由
是以馬爲氏見韓愈絳州刺史行狀諸葛其
先葛氏本瑯琊諸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

葛者故以諸別之見諸葛瑾傳河南徵崇本
姓李遭亂更姓見程秉傳注孟嘗君姓田名
文封於薛其後爲薛氏吳書薛綜是也魏張
遼本聶壹之後以避怨更姓蜀簡雍本姓耿
幽州人謂耿爲簡隨意更之稽康本姓奚唐
憲宗改淳于氏爲于淮夫本姓張其父張孟
爲淮嬰舍人故冒淮氏姓夏侯嬰之子孫隨
外家姓孫氏賈謐韓壽之子也隨外祖姓賈

氏京居本姓李推律自改爲京氏員半千其
先姓劉慕伍員之爲人改爲員氏王莽娶王
咸之女以爲姓各出別晉陳矯本姓劉氏出
養於姑改姓陳氏而劉頌以女嫁矯人或議
之頌曰姚虞陳田同出舜後而世皆爲婚禮
律不禁也

漢書徹侯避武帝諱改作通侯言功德通於王
室也後漢改作列侯列者言序列也出高祖

紀注茂才異等本是秀才避光武諱也出光
武紀注辨嚴辨裝也避明帝諱改之出吳漢
傳叔孫通楚漢春秋名何蒯通史紀名徹避
武帝諱改之然亦可以謂之叔孫何蒯徹也
劉元海者劉淵也戴若思者戴淵也石季龍
者石虎也韓擒者韓虎也皆史氏之避唐諱
也

嶺南郡縣近世人物為少漢後陳元梧州人蔡

倫桂州人唐馮盎高州人以南粵降高祖封

為越國公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州人北

夢瑣言相國劉公瞻其先諱景連州人趙觀

文桂州小

一本有蔣子

軍也狀元及第

福建人好文學自唐常衮為觀察使歐陽瞻為

諸生始也蜀秦必傳本無學士文翁遣司馬

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

魯

漢前地理志燕趙風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
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此史之誣也雖
云太子丹之遺風獨無召公之餘俗即使燕
薊士君子觀此得無不平乎吳志薛綜傳注
薛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
似吳人然則吳人異乎此皆遣辭之過也
楚地何其博大也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
及陳州等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

是東楚也江南湖南兩浙是南楚也

昔人之賤庶出也孫堅五子而吳史載其四仁
庶出也史芟之陳武傳贊曰陳袁將家支庶
而與胄子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然
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人而賤妾之子文最
賢於是文爲太子所謂孟嘗君也

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奇以佐高祖
至呂氏之顛平燕居深念恐禍及已而陸賈

教之交驩太尉又爲之畫呂氏數事平從之
卒誅呂后則賈之智謀又在陳平之右矣方
劉晏之治財穀一人而已自晏之死賦入益
耗順宗將李巽爲使蒞職一年校其所入如
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
萬緡而程屏之計校又精於巽自治財穀之
才以觀之是劉晏不及李巽又不如程屏也
東晉簡文帝昱自穆帝至廢帝三朝房阿衡之

地更事不爲不多至有天下則爲庸主後蜀
季壽其佐李雄號爲賢相征伐四克闢國千
里至國其有國酷虐奢侈再世而亡乃知能
爲臣者未必能爲臣也

文帝問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又問天下錢
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陳平對各有主者
上稱善而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張安世
子千秋霍光子禹具爲中郎將將兵隨范明

友擊烏栢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
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已
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
賢千秋汝禹爲不才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
矣平言各有主者而勃自以爲不如禹言皆
有文書而光以下霍氏世衰何也曰大臣職
在知要小臣職在知詳也

魏相爲楊州刺史善丙吉之言期於大用爲霽

威嚴翟方進爲吉兆尹納胡常之說恐犯逆
貴戚少弛威嚴二君可謂爲外物所移矣晉
王宏爲汲郡守有殊績石鑿上其政術武帝
褒詔賜穀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
更爲苛碎贖罪免官此爲褒詔賜穀所慳也
故人莫若自信之爲貴也魏徐邈傳盧欽謂
往者毛躋崔琰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
易車服以承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來天

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是世人
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若徐邈可謂自信
者也

人心苟定則於外物也何有吾觀徐琰之避曲
木不如吳 隱之不飲食泉也隱之子及孫
爲羣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胡威父子清慎
羊祜亦九世清德乃知檢身奉法亦須自其
父祖以來蓋其間見漸染已不同矣有大德

功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過享也福過則
災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
其子劭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爲限
太官御膳無以加之劭兄子綏亦奢侈過度
至永嘉之亂何氏滅已無遺焉

前漢韋平世爲宰相後漢張純張奢劉億劉茂
袁安袁敞王龔王暢父子爲司空 嵩爲司
徒子拂爲司空李邵爲司徒子固爲太尉楊

子以系言卷三
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

荀爽自被徵命至登台司四十五日鄧禹爲大
司徒封鄼侯食萬戶年二十四公孫弘六十
以賢良徵山濤四十爲郡功曹其後二人亦
皆至相輔

宰相人所欲也漢武帝時屢誅宰相公孫賀泣
涕不肯拜以前有死也既拜後果族滅死人
所惡也唐武后殺害李宗許王素節追赴都

道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
哭哉以前有非命也至龍門驛被縊焉

李栖筠史以爲魁然有宰相望再獎人善而樂
人攻已短天下士歸所重不敢有所斥但稱
賀皇公代宗數數欲相之憚元載輒止仕至
御史大夫其子吉甫相德宗善謀謨吉甫之
子德裕相武宗有機畧此三人者萃於一家
亦盛矣哉陸遜陸機陸抗亦三世班超班固

子曰家亦一家又韋貫之父肇爲中書舍人
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
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
處之終不肯詣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
尹李實實書其名於笏曰與我同里素聞其
賢顧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
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亦終不往韋
澳中宏辭科十年不調官御史中丞高元裕

欲薦用之諷令謁已澳不往答曰恐无呈身
御史澳者貫之之子也一門三世清風如此
皆謚曰貞曾之宰相憲宗肇澳後來仕宦皆
顯肇幾相代宗澳幾相宣宗

杜佑以闔門保李藩然盧杞亦嘗以百口保朱
泚矣

杜黃裳決意用崇高文有功王導決意用羊鑒
乃敗績譏當斬刑此用人者之相戒也

不日案記卷三
王允矯性屈意以附董卓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而卒謀誅卓者允也溫嶠謬爲王敦設敬綜
其府事于說密誅以附其欲而卒能敗敦者
嶠也

兵家勝負多出偶然無定筭也謝玄以八千人
當苻堅百萬之衆其勢疑不敵也若堅阻淝
水而陣必保萬全惟其麾軍却退衆亂不能
止故敗世謂玄能走堅者此耳桓溫伐蜀敗

於笮橋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
之李勢大潰乃降世謂溫能平蜀者此耳
匈奴人多馬衆韓安國傳平城之圍匈奴投鞍
高如城者數所匈奴傳匈奴圍高帝於白登
精兵十萬騎西方盡白東方盡驪北方盡騾
南方盡騎霍去病傳衛霍伐匈奴殺獲甚多
然兩軍出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
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而後不復擊匈奴亦以

馬少故焉

蜀為險固然守非其人最為易取秦伐蜀十月取之後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本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六日也

武帝時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羗爨畧葦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吳顧雍傳注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立效多陳便

宜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之吾嘗以謂天下本無邊事皆生於小人之徇私計而忘國家之憂嚴顧之說人主宜書之座右以自儆焉

武帝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變怒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

慙也當是之時武帝之心如何李泌對德宗言盧杞姦邪以楊炎罪不至死而齊杞陷之是其一事德宗曰楊茨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可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夫有言於上以身爲去就此人臣之高節不知德宗乃恨之如此之深也魏鄭公劉洎之事太宗俱好諫爭鄭公以身後一言之諧仆碑停婚劉洎亦以褚遂良誣秦賜死不得辨

明豈非平時亦有所積一日緣事發之易乎此韓非所以爲說難也

吾讀子思子乃知孟子之剛難以趨時然固有師也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君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而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澁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

也夫道事君道行言聽則可以有所死亡道
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故無死已也老
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而固卒以相磨舌
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
事君

荀卿何爲非孟子曰夫以周公爲不恭不儉以
堯舜爲非神則宜乎其甚于孟子也

桓譚新論云揚子雲在長安素貧約比歲已甚

已其兩男哀痛不已皆歸葬于蜀遂至困乏
雄爲中散大夫病卒貧無辦喪事以貧困故
葬長安安子棄其墳墓西歸於蜀此罪在輕
財通人之蔽也譚之論如此

文中子事蹟畧見於唐書王績傳文中子
爲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卒門
人薛收等謚之曰文中子續其弟也文中子
二子曰福時福時仕唐爲雍州參軍勃乃福

時之子也勃殺人福時坐勃左遷交趾令勃
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勔勗萬歲通天中以
誅死勃勔勗時號王氏三珠樹

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藉祭文
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遂曰父疾
日浸加孺人侍藥湯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
服硫黃二病訖小痊微之諫秋石未老身溢
然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

乎作李傅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
硫黃乎

龔勝一出涉世雖歸老矣而逼於王莽徵召年
七十九竟以餓死度不如是不足以全名脫
禍故父老哭之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東京高鳳自言本
巫家下應辟召作與寡嫂訟田以自污此范
曄所以獨稱之以爲與屈原委體澗沙嵇康

鳴弦揆日相遠矣然鳳尚有汎跡彼埋滅光
影與俗沉浮使人不得而窺者又可得而稱
耶

後漢董扶傳諸葛亮問秦宓以扶與任安所長
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
人之善忘人之過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而
扶有褒貶焉亦異乎專稱人之惡者乎安比
於扶則長者矣莊子曰與其譽堯而非桀莫

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蓋夫長短之相形毀者
譽之對也然則任安亦未爲醇焉

賈誼曰夸者死權夫權有可死之道焉唐王鉷
方玄宗奢縱之時剝下奉上以得主心至兼
領二十餘使貴震天下楊國忠忌之終於賜
死劉晏以宰相幹天下財兼銓筦代宗嘗命
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輒繫
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旣而楊炎權晏光誅

後詔此二人者皆權大盛以賈禍也使其無
權則上不思下不怨故曰權有可死之道焉
陸遜吳丞相遜子抗吳大司馬抗子機爲晉成
都王隸大都督統軍二十萬機以三世爲將
道家所忌後梁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死唐
杜審權位至相子讓能位至大尉平章事讓
能子曉朱梁時爲禮部尚書平章事讓能賜
死曉爲亂兵所殺五代史云三世爲相道禁

大盛也

晉周顛管敎王導不令導知其後王敦欲誅顛
竟導無言謂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也夫有德於人不使人
知乃長者之事而獲報如此

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
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漢武帝見相如子虛賦
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二君者雖用人

不能終然亦可謂知文好士之主也

奉天之詔人多感泣望春之誓士卒多泣下

楊惠

元而神策將士至皆不飲酒夫德宗之素行不仁也徒以二語出於側恒而使人如此乃知人君之易與爲善也

賈誼上疏文帝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夷文帝猶在也遽言其沒而廟號太宗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

使不寧似非人臣所當言也雖當時君臣不以此爲嫌然竊意遷就而爲之辭亦無害耳張釋之不忍言發掘園陵而云取長陵一抔土與誼同時人也

魏高貴鄉公推尊少康優於漢高祖燕之慕容盛稱商太甲以伊尹事同夷羿而周公爲詐其臣初雖與之辨而終皆屈服又譽其說之是乃知逼於一時之勢以白爲黑雷同詭隨

奚所不至也

索綝潛遣子說劉曜曰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其子而劉聰戮綝於東市王衍說石勒稱尊號以自免而有排牆之厄然則方此之時中國之亂夷狄之盛豈惟其君之才駕下至於其臣之操行取羞夷狄亦若此則其尊卑再世奴虜亦有以也前漢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

子而不肯嫁姑不欲累婦自經而死姑女誣婦殺之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後漢孟嘗傳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年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鳩之官竟其罪嘗言其枉太守不聽嘗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遭旱三

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寃乃刑訟女而祭婦
冢大應澍雨穀稼以登二事尤相類也

羊祜鑿墓陶侃決指二人正相反王戎好聚斂
自執牙籌晝夜計筭世謂膏肓之疾王衍口
不言錢謂阿堵物二人正相反王坦之作廢
莊論阮籍作達莊論二人正相反廢莊論譏
譏子休而多竊其言操戈入室此文章之最
病也

楚幽王春申君之子也秦始皇呂不韋之子也

曹操夏侯氏之子也桓帝時宦者曹騰養子

恃之叔父生曹操晉元帝小吏牛氏之子也
於倖為從父兄弟
恭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氏私
通而生元帝所謂牛繼為黃

前漢石奮八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嚴延年
母號萬石嚴嫗後漢馮勤曾祖楊宣帝府有
八子皆為二千石號萬石君秦彭與羣從同
時為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

漢有小杜律郭傳躬父弘習小杜律杜周之子
延年亦習法律故對父言小唐有小杜公杜
審權與杜悰俱爲將相而悰尤顯故世號審
權爲小杜公杜牧之號小杜亦以對老杜言
之也古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白
杜甫也

唐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號爲四傑然不多
達盧校潁川而死王溺南海而死駱乃亡命

楊終盈川今後漢王逸子延壽字文考作靈
光殿賦者也年二十四溺漢江而死文苑傳
趙壹長揖司徒袁逢生哭河南尹羊陟報書
責皇甫規時人皆謂之屈然任不過縣令才
大俊而器度狹皆非遠到之人也

吾嘗以四岳爲一人通二十二人之數而或者
疑是四人按顯宗紀注三公一人爲三老次
卿一人爲五更後漢禮儀志養三老五更之

儀先吉日司徒上大傳若講師故三公人名
用其德行年者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
以此推之四岳亦是一人但擇當時大臣之
賢者居之無他人也顯宗紀注又云五更知
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岳之事者乎書內
有百揆四岳若以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爲百
人矣

人多言黃叔度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按本傳乃千萬頃也東床坦腹人謂之曠按
羲之傳乃食也寫經換鵝人皆謂之黃庭按
本傳乃道德經也一班窺豹人皆謂之棊獻
之傳乃擣蒲也爛柯人皆謂之棊東陽記乃
鼓琴而歌也范張鷄黍按本傳張劭白母請
設饌以待范式無鷄黍事也

仇覽傳爲蒲亭長化不孝子陳元謝承以爲陽
遂亭長化不孝子羊元地名入姓皆不同唐

史來齊傳宣城石仲覽高智周傳江都石仲覽百官志平章事自李靖始郭正一傳自正一始史籍異辭何可勝計

或疑褚先生為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為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間人也孝武帝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為漢博士

陳眉公訂正孔氏雜說卷之三終

陳眉公訂正孔氏雜說卷之四

宋 臨江孔平仲毅父 撰

明 繡水 陳上選廷樞 校

沈啓先牖生

曹植七啓言食味云擗芳蓮之巢龜張勃七命言食味云丹穴之雛鳳雖欲稱盛饌而二者似非庖厨物也

大抵作文字須識忌諱筆如椽王珣撰哀策謹

議也綸紼引棺索也天球河圖赤刀大訓非吉禮所陳也士大夫有名華國出周禮注言寶玉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

章表奏對不可訾趙廣漢按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紙字從系帀字從巾蔡倫未造紙以前以帛為紙所謂竹帛也賈逵傳肅宗以簡紙經傳各一通與逵注竹簡及紙也此紙亦帛耳倫傳

一云自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倫桂陽人而宅在未陽縣有春帀石曰尚在

齊隋婦人施幕帷幕帷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祐到頸漸為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輿丁唐乾元以來乃用甕籠若今之檐也唐志載咸亨寺勅云多

著帷帽遂棄纂惟曾不乘車別坐檐子

今之肩輿正是以人代畜也周禮司徒有輦輦以人輓夏后氏二十人商人十人周人十五人然只以載任器耳東漢陰丹見陰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禁駕人車豈此耶注帝王紀曰禁以人駕車唐王求禮諫武后亦云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是以人代畜也

高祖紀注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陛下羣臣嚴至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傳下執事皆此類也

謂人為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雍融曰高明必為偉器又曰高明父子祖與僕有舊恩亦可謂之第下張浩謂元顯為第下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謂侃為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

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戴其半矣
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秉處
稱賢宰

偽漢劉鋹音故尊南海為昭明帝衣以龍鳳太祖

開寶中削去偽號易以一品之服 真宗祥
符四年封五嶽為帝太子服袞冕御朝發冊
遣使儀衛甚盛或云四瀆封王二水官封王
而海為大海嶽等尊也海之不帝王闕典也

莊子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海謂
之帝尚矣

陽城欲裂裴延齡之麻乃有姦人蹈其跡以疑
世昭宗相李蹊而崔昭偉不便之諷劉崇魯
掠其麻而哭之人君不可不察也

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人而不知重疊用
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孟郊詩兩奧字李
花詩兩花字

歐陽永叔稱梅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
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鰕以爲河
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便說盡河豚好處
乃永叔褒賞之辭實不爾也此魚盛於二月
柳絮時魚已過矣

唐穆宗時戶部尚書楊於陵云開元中天下鑄
錢七十餘爐歲八百萬今丁餘爐歲八十
五萬元祐六年東南歲鑄錢二百七十五萬

只梧州元豐監歲鑄十五萬已當長慶時天
下之數矣

唐宣宗時兵部侍郎蔣伸判戶部兵部侍郎夏
侯孜作監鐵轉運使兵部侍郎崔慎由判戶
部六典出於唐今所遵用然別曹兼判亦唐
故事也蔣伸判戶部奏事伸三起上三留之
唐時貳卿猶有坐禮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退之南陽人而非

鄧州也或云是懷州界人史記曰起攻南陽
大行道絕之注徐廣曰比南陽河內洛武是
也則退之修武人也以爲鄧州悞矣

漢龔勝邴漢之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人而不
名也特勝爲光祿大夫漢爲大中大夫特詔
行道舍傳舍如今之驛舍也

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
王鈞嘗自手細寫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

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
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
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
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
是蜀中文字復盛

天子八寶其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
也今言玉璽者傳國璽也秦始皇始取藍田
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璽

上隱起爲盤龍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
四十劔鉤五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爲元后
天投之于地遂一角缺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
其隱起之文又刻其旁爲文云天命石氏開
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後 帝王從珣嚳以
自焚石晉再於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永
昌契丹又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一
寶其一以皇帝承天命受之寶爲文其一以

皇帝神寶爲文馮道書之今所用乃威所作
寶也神宗朝有使虜者見虜王國傳璽詩云
一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旣失守此寶
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

或問在節之說答曰按後漢馮衍傳注文帝初
與郡守始爲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爲
瑞信傳奕傳范津爲漢陽太守與奕合符而
去前漢司馬相如傳剖符之封注文白藏天

子清石諸侯豈非以白合青乎文帝紀符使
符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鎧刻篆書第一至第
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予郡守豈非以右
合左手漢高帝紀注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
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後
漢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
八尺以髦牛尾爲具旣三重馮衍與田邑書
令以一節之任建三國軍之威豈持籠其八
尺之竹髦牛之尾哉

庾信柳遐墓銘西中郎岳陽王以綠車之重臨
西河之牧勅用君爲本州理中尋遷別駕理
中卽漢治中也自治中遷別駕則別駕高於
治中矣

漢時尚坐席也史記灌夫傳魏其侯爲壽獨故
人避席爾餘坐膝席如淳注以膝跪席上也
其衣冠則類今之道士杜欽傳小冠子夏是

也所謂布衣韋帶之士皆未仕之服也後漢
周盤傳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以韋皮爲
帶未仕之服也未仕則服韋帶仕則服革帶
故解之隋何相傳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
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入朝宜變
其制弁袍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
初 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
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

綬及佩一隻由此觀之則戴弁曳綬隋朝尚
如此耳

東晉猶乘車王導短轅犢車長柄塵尾是也唐
劉子玄傳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
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
御史劾治唐時士庶親迎猶盛報冠履乘
今之衣半臂非禮之服也魏明帝常着帽被縹
綾半袖楊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嘿

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見阜光武紀更始諸
將服婦人衣諸于綉襦注書無襦字續漢書
作襦並音其勿切
三輔史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書
音義云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揚雄
方言云襜褕其短者自閑之西謂梳襦郭璞
注云俗名襦掖據此則是諸于上加綉襦如
今之半臂也

周武皇帝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襜髮仍

裁為四脚今之幘頭正是此遺法耳

周宣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
黃眉墨粧所謂鈿黃以此歟

馬周傳品官舊服止黃紫至周建白三品服紫
四品五品緋六品七品綠八品青高宗朝八
品九品服碧上元中三品服紫金帶四品深
緋金帶五品淺緋金帶六品深綠銀帶七品
淺綠銀帶八品深青瑜帶九品淺青瑜帶庶

人服黃鐵帶非庶人不得服黃武后朝改佩
魚作龜崔承慶傳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
出龜以合之也亦有金銀銅之異中宗府依
舊佩魚董晉傳唐式朝臣皆服綾袍五品以
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也

今之更點擊鈺唐六典皆擊鍾也大史門有典
鍾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鍾

後漢南海貢荔枝桓帝時唐羗上疏罷之唐貢

蜀中荔枝盧仝詩天子初嘗陽羨茶是時當
未知七閩之奇

嘉話錄載崔造事趙山人言造合得刺史今月
某日勅到必先吊而後賀造心懼勅到之日
乃造私忌日洪州府僚皆赴慰焉唐時私忌
日猶受吊慰

後漢董翊舉孝廉爲涇昌令聞舉將喪棄官歸
唐杜審言爲崔融所獎引融死審言爲融服

孫氏雜說卷四
總麻裴佶與鄭餘慶友善佶破餘慶爲行服
士林美之

覲題壁可見其文章觀公文可見其政事杜子
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天言高可也
地言尚不可也後漢楊厚傳父統對耳目不
明目言不明可也耳言不明不可也

古字通田後人草則加草木則加木遂相承而

不知也如倚卓遂作椅桐之椅棹船之棹廳
者於此聽事也只合作聽字後人以爲屋也

加十百檢反如庭廉之類今訛遂作丁字玉

篇丁呼旦反者山石之厓巖人可居也今禮

部韻亦訛也

突厥畏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
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來識也太守出有門
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爲衙早衙晚衙亦

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為解舍早晚聲
鼓謂之衙鼓報牌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
皆不知之耳唐韻注衙府也是亦訛耳

錢文載年號起於元魏敬宗時也然後來亦不
皆載年號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
民間不勝其敝至唐武德方行開元通寶錢
六典謂之開通元寶經八分重二銖四黍凡
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

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棄書圓環可讀
世俗不知遂以為開元錢明皇所鑄也

蕭瑤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開元六年河南
叅軍鄭銑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
文理乃崇道法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
好罷官度為道士如使佞佛者出家諂道者
為道士則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矣

後世皆稱姚崇宋璟為賢相按唐史崇開元元

年十月相至四年冬罷九年秋卒年七十二
璟四年冬相至七年正月罷二十一年致仕
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崇在位四年璟在位
二年崇相玄宗時五十四歲矣罷時六十歲
又十七年而卒李林甫在相位乃十九年
漢有蕭曹唐有房杜姚宋嘗攷其後世蕭曹至
子皆削封而蕭凡五世絕祀房喬次子遺愛
與公主謀反誅停玄齡配享杜如晦次子荷

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彛少子奕奕子
開為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為表
薦奕為宰相仙客妻以聞玄宗怒杖殺閣宋
璟六子天寶中渾恕尚俱以贓敗華衡亦坐
貪得罪廣平之風衰焉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府迎佛骨至于京師
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弘志之事懿宗咸通
十四年迎佛骨于鳳翔諫者以憲宗為戒懿

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七月崩十二月
送骨還法門寺天子迎死骨入禁中不祥之
兆也

德宗謂陸贄曰卿清慎大過諸道饋送一皆拒
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
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
乎吾謂天子今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僻不
受而已何必上疏此陸贄之賈直

德宗刻薄猜忌固其天資然尤暴著於他君者
亦由鄴侯家傳及陸宣公奏議之所致耳此
飾非拒諫所由生也故臣之諫君造膝不使
人聞削藁不使人知非徒明哲保身而已亦
無使彰於後世也

唐時回鶻最强盛武帝時爲黠戛斯可汗所破
其一支奔天德塞下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
鶻潰兵侵逼西域且六十里不見其後回鶻

及可汗又來惜振武城居之賴李德裕在朝
隨事應接不爲巨患今匈奴之盛久矣其勢
將衰萬一潰突入遼郡則朝廷未有處之之
策此當無事之時不爲不深慮也

甚哉宣帝之蔽也魏謩作相勸立太子不答裴
休亦有茲請宣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
人崔慎由亦言之慎由罷相乃密以夔王滋
屬中尉王茂玄樞密使王龜長等而左中尉

王宗實不預焉宗實迎立鄆王是爲懿宗夫
宰相大臣可請不從又不與計議乃密以儲
繼付之宦官夫宦官能立則亦能廢之何其
闇於大體也此宣帝之蔽也

石晉之時契丹入寇胡王死而太后囚其後人
助北漢拒周諸郡不欲入寇而虜主強之燕
王述軌因衆心所惡弒虜主而自立焉南北
之限天意也干紀妄動其報如此則可以自

懲艾矣

時異事殊殆不可曉貢禹言高祖文帝景帝宮女不過十餘人隨太子勇謂楊素曰公家馬數正萬漢帝爲天子而宮女十餘何其少也楊素爲人臣而廐馬數萬何其多也

謂天子爲官家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王大球見武帝禮佛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

今批答云省表具之晉時已有此語劉頌傳詔云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

今公家文字用仰字比史時已有此語比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俗所謂平善亦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俗所謂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注累爲妻

子家屬也

俗所謂瓜葛亦有所出也後漢禮儀志上陵議
注荀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也晉王導
與子悅奕棋爭道導笑謂曰與子有瓜葛那
得爾耶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向者之
論阿誰爲是

俗所謂見錢見穀漢已用之王莽傳舍無見穀
王嘉疏元帝時外戚貲千萬者少爾故水衡
少府見錢多也

工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肅傳泰極已前功夫尚
大也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
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者
日時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也愍懷太子傳陛

下停待是也

俗所謂日許者爾許也聲之訛也啓顏錄詠偃人云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俗以僅爲劣南史王瑩傳瑩子實追從兄上岸盤頸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

俗呼拙替南史殷淑儀傳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薨帝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巳持時如今報時是巳漢官儀黃門持五更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今所謂象教賜之類蜀董私傳諸葛亮爲丞相下教教之說蓋謂此耳

無狀有兩解賈誼自傷爲傳無狀注無善狀也顯宗紀刺史督察尤無狀者注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

俗言添甞定斗反以水投酒謂之甞水馬融笛

賦曰聖哲甞益注甞猶增益也

俗言句投馬融賦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

聞反注句猶章句也

俗呼牝馬為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

則當年而課之課為歲課駒犢

俗以和泥灰為麻刀出唐六典京兆歲送麥稍

三萬圍麥越二百車麻擣二萬斤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

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

乃得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

人封號稱大者蓋如是耳

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至

孝惠卽位復十五稅一高后元年詔曰前日

孝惠皇帝言欲除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

之中間復此條故文帝二年五月詔曰今法

有誹謗妖言之令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
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然則法令變更無常自古以然

漢書多言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
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
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
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武帝之時作歌者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復寶鼎后土
祠馬生渥注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二
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
負薪塞河防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至盛
唐望祀虞舜子九嶷登瀟天柱山自潯陽浮
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舻千里薄樅陽而出
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
歌大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來鴈之歌

四年祠神人于交門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漢賜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黃金者皆與之真金不言黃金者一金與萬錢也

陸機云千里萼美但未下監鼓耳世說具說載此語意謂生萼美在水中者也後人謬以千里末下爲地名可刪去但字劉禹錫歷陽詩一鍾菰葑未千里水葵美亦陸機之意也

觀劉夢得祭退之文有以知退之之文獨步一時也云手轉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千餘年聲名塞天又祭子厚文云勒石垂後屬于伊人此語心服之矣

孔氏雜說卷之四終

右孔氏雜說毅甫記錄之文也三孔文字漫
不可得獨此編乃傳圖之珩璜論渝川丁氏
嘗板千家視此爲稍畧且珩璜之名未知所
出或謂玉碎者豈其然乎舊嘗見吳虎臣引
其數則以爲雜說茲故因之淳熙庚子九日
臨江假守吳興沈詵識

御也二平轉文因高... 吳興沈詵

孔氏雜說卷四

淳熙庚子九月九日

